

學人風采

筆健長駐匹茲堡，  
心熱豈曾離故園

——敬賀許公倬雲榮獲唐獎

• 陳方正

我有幸認識多位華人史學家，他們大多數是成長於中國，受高深學術訓練於美國，然後在彼邦揚名立業，卓然成家，但許公倬雲是顯著的例外。他是台灣大學歷史系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精心培養的英才和接班人，從進入台大開始，以至應匹茲堡大學之邀赴美為止，前後二十一年間（1949-1970），大部分是在台灣求學、研究、教學、推動學術發展，從師承和經歷上看，可謂新文化運動的正宗傳人，亦復其當仁不讓的發揚者。誠然，其間他



2023年7月10日，許倬雲先生獲「2022-2023年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於匹茲堡寓所留影。（馮俊文攝）

曾經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前後凡五年（1957-1962），這對於他在學術上的成長相當重要，但其時他在思想和事業上已經根基穩固，對人生路向充滿自信，所以此行猶如延伸的「遊學」，是實現和發展自我的機會，而並非如許多留學生那樣，是「攀登彼岸，立定腳跟」的階段。所以，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他有氣概略無猶豫，推卻眾多學府盛邀，而浩然賦歸。

不過，事與願違，八年後他憚於政治壓力，終於應邀赴匹大任教，其後更辭去台大歷史系和中研院職務，自此定居於斯。如所周知，學術上他致力於中國古史，成果豐碩，見之於《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1965）、《漢代農業》（*Han Agriculture*, 1980）、《西周史》（1984）等專著和論文集《求古編》（1982）。但和眾多專家不同，他在實證之外更究心於闡釋和宏觀歸納。像有名的《西周史》，全書固然是牢牢立足於古籍、器物、銘文、最新考古成果等許多不同種類的堅實證據，但整體宏旨則在於闡明殷周鼎革，是從政治控制到文化融合的基本轉變，亦即是要追究華夏世界究竟是如何形成，這是他與近代多數古史家、考古學家的分野。此書與許公晚年力作《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2006）和《許倬雲說歷史：大國霸業的興廢》（2011）遙相呼應，它們都是以太史公所謂「通古今之變」為終極嚮往。這樣看來，許公雖然吸納了大量西方觀念與方法，但就終極關懷而言，則仍然屬於自司馬遷以來的中國史學大傳統，而有別於西方史學自蘭克（Leopold von Ranke）以來所建立、竭力追求專精和細緻，以解決有限度問題為目標的實證傳統。他長年安身匹茲堡，其所以能夠如此，該校多元學科交匯的大環境以及他經常與故國保持學術往來這兩者，無疑都是重要因素，但他精力最旺盛、學術和事業成長最迅猛那八年是在台灣度過，當更有決定性影響吧。

許公既是冷靜客觀、盱衡世變的教授，更是心懷神州、肝膽常熱的學人。《二十一世紀》創辦之初他略無猶豫，加入了我們的編委會，並且在創刊號發表〈理想幻滅，歷史不會終結〉的文章，這早於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兩年，而兩者識見之高下今日已毋庸費詞了。此後多年他興致不減，每逢刊慶或者重要議題出現都欣然命筆，成為我們最熱心也最有力的支持者。如今喜聞「唐獎」成立十周年之際，其中的「漢學獎」亦即中國研究在國際上的最高榮譽，即將頒授予許公，這對於表揚他過去超過半個世紀的成就和影響，可謂眾望所歸，再也適當不過。本刊同仁謹在此遙致衷心祝賀，並祝願他健康如恆，繼續以寬闊的視野，遒勁的筆鋒，為我們辨析令人迷惑的當今世變。

鄧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